

五一这天，我和朋友在城市东边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瞎走，宽阔舒朗的马路周围是鳞次栉比的写字楼，以及硕大眩目的广告牌。我们随着人流，赶热闹一般莫名其妙地涌进了一个挺大的公园。

我们在进入公园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后悔不迭起来。

这是怎样的一人造花园啊！密集而鼎沸的人流在我们身前身后穿梭如风，劣质嘈杂的音响轰鸣着某一支欢快的乐曲，震耳欲聋地在公园的上空弥漫沸腾。金炎烈日下，干燥而嘶哑的春风掀起一阵阵飞扬的尘土，即使是公园中间一个水坑似的“湖泊”中，也像煮了一锅饺子一般，堆满了塑料鸭子电动船。一会儿一个售卖雪糕冷饮的临时伞



篷，一会儿一个闪烁着霓虹彩灯的假山瀑布，一会儿一个兜售花花绿绿的气球和粗糙石膏控制的大卫雕像、巴黎凯旋门广场的货摊……还有套圈获奖游戏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着（奖品为俗气难看的洋娃娃或小动物）；众多简陋的戏台上，或者是锣鼓喧天浓彩重墨的古戏，或者是重金属声嘶力竭的愤怒摇滚；最为奇观的是一个人工钓鱼场，那个大水盆似的水坑里被抛撒了一些红金鱼，人们交了费，探着头兴味盎然地在水盆里享受垂钓的乐趣……人声鼎沸的平面旷场上，极目瞭望，一片鸣决鸣决人间的后脑勺！难以寻觅一丝绿阴的遮蔽，可以落足一块清寂无人的草坪！

我们意念中的那些属于自然的曲径通幽的石子小路、柳暗花明呢？那些幽深湖水中的微涟轻荡、水波荡漾呢？那些被刻满

偶落唐詩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注：就像许多律诗，之后往往留下一联一样，好些绝句，有时只有一句是令人难忘的。这首就是，最好的是末句。“新”、“透”、“绿”三字，是过程、是程度、是动感，又是出奇的静态。这就是好诗，是好的诗句了。不管由末句上溯，说“更深”、说“春气暖”，营造全诗，还是写“月夜”，最后扑到了这句诗。总之，只要有了这句，这首诗就值得一读了。

刘方平《春怨》

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

注：这首可以看成宫词，因为用了“金屋”二字，应该是取金屋藏娇的典故。这首还是末句好。刘方平的诗，好处是细致。细致的结果，往往可以出好句。末句，像是大白话，可只有诗心才能感觉到，才能说出来。它是一幅画，可又无法画完整。一个“不”字，是对“春怨”最细致的确定和述说。这个“不”字是无法入画的，而好的诗句，有一个简明的标准，就是像画而无法入画。这诗读到这里，是不是宫词不重要了，因为有一种属于女子的哀怨，已经被刘方平很美好地说出来了。（三十五）

同济大学建校100年了，“同济”的校名不但深受师生和校友的热爱，并且因为其内含的文化意蕴而受到社会各界的青睐。难能可贵的是，学校自创办以来，一直使用“同济”为校名，从来没有改变。同济，有“同舟共济”之意，比喻同心协力，战胜困难。其最早见于《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三国魏文钦《与郭淮书》亦记载：“然同舟共济，安危势同，非言饰所解，自公侯所明也。”

然而同济是由德国人创办的，这些西洋人难道对中国的典籍和成语也非常熟悉和喜爱吗？他们为学校取名“同济”还有什么其他含义吗？让我们追溯到19世纪后期。

人造花园

陈 染

了岁月侵蚀痕迹的亭台楼阁和倚坡蜿蜒的长廊呢？那些属于自然的青苔草坪、斜坡土丘、苍柏垂柳以及缭绕的泥土花香呢？

记得一位西方的地理人文学家曾经说过，在中国，人们习惯说“建造”一个花园；而在欧洲，人们则习惯说“种植”一个花园。这个呈现在词藻上的差别，却是体现着一种观念的分歧。我们中国人更易于追寻花园的人造属性以及速效性，追寻那种梦幻一般的亦真亦假，一种沉湎于戏中的片刻的虚幻；而欧洲人则贬低一切人工的技巧，把一切自然的属性和天籁之声视为高级的文明。

在我所居住的城市，是颇有几处把大自然的属性与

人工高超技艺完美结合的花园的，譬如：颐和园。就在一个月前，我刚刚和几个朋友游历了颐和园。那是一个欲晴欲雨的很适宜户外活动的天气，在我大约已有十年之久没有来过这里的重游与期待中，这一次的“邂逅”，与其说是春游，莫如说是专程赶来完成一次对儿时欢乐的重温与追忆。

那天，我一直在想，我们的童趣是怎样丢失的？那些天然的、自然的人和物的属性是怎样一点点离开我们的？我感到恍惚而怅然。正像我记不得童年是怎样一点点离开我们的一样。我并不以为，一个成年人的智慧必须以抛弃我们清澈的童心为代价。大道无术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本性的清澈与坦然。

作为我个人的倾向爱

汉语中有一类以名词加颜色而构成的色彩词，如“天蓝、橘黄、金黄、肉红、雪白、鱼肚白、鸭蛋青”等。这类颜色，在知晓“天、橘、雪”等实物时就可想知。如今以相同形式诞生了许多手机外壳新颜色，如：海底灰、极光银、镜泊蓝、深夜黑、银河白、沙滩蓝、宇宙蓝、月影白、火星红、极夜蓝、旭日金、星光银、珍珠白、午夜灰、雅光金、仲夏蓝、冰雪银、深海蓝、香槟金、琥珀黄、紫金红、钻石黑、繁星黑、琉璃黄、银河灰、宝石红、天际银。上面这些还属于人们可以想知的色彩，多是以一些具体可见的“沙滩、月影、宝石”及可以想知的“深夜、午夜、海底”等带上某个颜色。

手机颜色

贺 国 伟

还有一些是充满着象征想象的色彩，如：纯逸白、蓝调银、相思银、爵士蓝、摇滚紫、拉丁黄、玛亚银、雅典黑、激情紫、吉祥黄、幻影黑、逍遥蓝、富贵红、至尊红。其中有的还比较明朗，可在想像中认可，如“纯逸白”就是银白。有的则比较模糊，如“逍遥蓝”是淡紫色，不看实物无法认定，因为很多比较浅淡的颜色都可想像成“逍遥”的意境。

这些因商而生、伴商而盛的色彩词，离不开手机发展的背景，是经济大潮的产物。手机之外，汽车也出现了车身新用颜色，如：爵士蓝、发射银、幻想绿、糖果白、法兰红、摩卡蓝、印第哥蓝，等等。这些颜色都必须在实物中才能感知。

隆被推选为董事会总监督（董事长）兼学堂首任总理（校长），全面负责学堂工作。校址设在白克路的同济大学对面（现上海凤阳路）。参加开学典礼的还有3名德国教师和30名学生。

医学堂最初定名为德文医学堂，德文名称为德国医学堂（Deutsche Medizinschule）。1908年，改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1912年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1917年，华人校董会接管校政，定名为“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

1924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批准学校改名为同济大学。192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命名学校为国立同济大学。

“打渔杀家”又名“庆顶珠”，是传统京剧剧目中的上品，就连戏改干部也挑不出任何毛病，难怪建国之初北京名演员如谭富英等都以此剧为主要演出剧目，还曾改名为“渔夫恨”，强调其现实意义。因此我也叨光听过不少次，却是百听不厌。名家的演出也领略了许多。可惜这只是一出中篇剧作，作为大轴，分量少嫌不足，同时此剧又是生旦并重的，虽然名角都演出过，都各有精彩的亮点，但没有成为谁的代表作，是可惜的。

这是一出诗剧，由三大段落组成。先是抒情，中间插入一场闹剧，而以武场结束，归根结底，它依旧是一出诗剧。写渔家生活，写战友友谊，写渔霸的剥削，写父女情深，写江天景色，就连“杀家”前后也不忘点染未经历练幼女的娇痴，对老父的依恋，和萧恩的满腔悲愤，难以割舍的父女深情……剧作家的笔无时无地不紧贴着人物，随时点染。因此，它到底还是出诗剧。

照我旧时听戏的经验，散场后走出剧院，留下来的诗意感受，是淡淡的，只留下轻微的痕迹，似有如无，远不如教师爷表演的强烈。这有关戏剧欣赏的进境，不可强求，但也不能不有关演员表演的深度。王长林如果活到今天，总该有一百多岁了，当然应该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表演艺术家”。他吸取了前辈的经验，加以丰富提高，借鉴了《水浒传》中的牛二与柴大官人庄园中教师的形象，形成了教师爷的表演程式，至今为他的徒弟徒孙所继承，有所加减，即使是“乏角”，也能获得应有的效果。这就是常说的“戏保人”。遗憾的是萧恩，虽然先曾有“老了，打不动了！”明智的声明，但终于忍受不

出的忧戚之声。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一个片断：一个男人从一条正在挨打的狗身旁走过，他站住，说，请住手，别打了，我从它的哀叫中听到的是一颗朋友的心……

就为这一句话，我便断章取义地无端地喜欢上了这个人。

存在·感知·米勒

过去的经典作品如今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受到了当代青年画家的顶礼膜拜，罗丹的《存在·感知·米勒》为我们描绘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形——两位年轻人带着朝圣的心境去感知米勒的《拾穗》。在黄昏落霞的晚钟声中，优雅经典的图式是对人文关怀纯正的抒发。伟大的作品都是这样，艺术家从劳动创造中得到了最神圣的心灵激发，从而对自然美和劳动者

罗丹的油画

芥子园

画家来说，如何从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中获取创作的灵感，是学习前辈原创思想的关键，而不只是简单的形式取舍。这些作品的形式是启迪我们创作的心灵窗户。”

罗丹现在还是研究生，科班的艺学之路，使他明白技法的创造对于艺术家的重要性。为何在米勒的时代，能出如此美化的劳动场景？理论家称，这是经过技术洗礼的艺术从存在中获得了创造的理想。在这幅作品中，罗丹将前辈的存在与理想为感知，原画中的晚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人的探寻。

前些天，我仔细阅读了宗白华对近代欧洲将技术视为生命之美的文章，其大意说，西方的艺术家都是大技术家，在缜密中获得了创造的爆发力。罗丹说他曾写过一篇论文，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当下圈内常讨论架上架下的问题。其实艺术创作无所谓架上与架下，太空的卫星经过技术呈现现代美，与米勒晚钟下的劳动妇人美的本质一样。罗丹也画抽象画，这样为他日后现实中的创作更寄情于技术美，也就是为写实美的理想之境作了准备。

住对方无止的进逼，凌辱，终于破戒出手了，可惜呀可惜，使自己成为教师爷的配角，对方尽情表演的旁观者。

教师爷显本领花样繁多，什么扁担式、拦门式，不可胜数，记得较真切的是练“气功”。站在台中，做运气式，良久，袒露的肚皮渐渐鼓成圆形，屏气凝神以待，萧恩走过来用手指在滚圆的肚皮上轻轻地一点，教师爷应声瘫作一团了。接着是台下哄然的笑声，叫好声，掌声，都是送给教师爷的。

萧恩即使请余叔岩出场，也没有法子，只能看身段、步法、干净、“板式”的举手投足，不过寥寥几个动作，自然也没有彩声，这一场全给王长林包了。

鲁迅先生晚年，花了许多笔墨与海上“文人”战，虽所向披靡，但也令读者有时光可惜之叹，又先生曾拟编《五讲三嘘集》，后终未成。但使人感到，先生对对手是分别对待的，有的只值一“嘘”，至于“粪帚文人”之流，怕连“嘘”也不值得。围棋赛手要分段，拳击手要以体重分等级，连斗蛐蛐、也得先用特制的小秤约过虫儿的重量，才能下场。都是有道理的。这都是以客观条件为判断准则的。此外，也许更重要，是道德标准。虽然没有明确的准则，但更为分明，在观众眼中是历历如见，用不着花费许多“闲言语”。

鲁迅先生住矣。他的“有教无类”的批判精神，也绝响已久，追步也万万不能。只能努力领会他笔下的审慎，有理、有利、有节的考虑，庶几可勉类似。萧恩的失算，他就因匆促中将自己置于教师爷对等地位而贸然交手。“虽胜不败”，成为一场闹剧，自己也陷于尴尬境地。萧恩的教训值得记取，要紧，要紧！

黄 裳

萧恩的教训



罗丹